



木达木弄

罗伟才 文/图

寅虎仲夏以来，天气越来越热，气温由十六摄氏度上升到三十七八摄氏度，不可遏止……赤日炎炎，无雨无风，人们觉得燥热、困倦、慵懒，想要寻找解脱。

出去走走，找个凉爽之地，休闲、旅游，亦或住两晚也行……

上班族有些无奈，只能周末再说；退休族在互相鼓动之下，心动不如行动，说走就走。

5月1日，到金秀木达木弄旅游度假区（简称“木达木弄”）打卡。“木达木弄”，一个新的网红名词，它以火的速度蹿红、扩散，人们甚至还没有懂得它是什么。

“木达木弄”者，乃金秀瑶语“你来你好”的译音也，是金秀瑶族礼仪中的常用的惯语。谁说瑶族愚俗不化，一句“木达木弄”，蕴含着多少文明的道理。

打造这个木达木弄度假区的创作者，是名不见经传的金秀瑶族农民工庞贵甫、庞文强父子。

“打仗亲兄弟，上阵父子兵”，用到这里再恰当不过！

木达木弄占地面积不到500亩，一张照片可让全部内容同框，是个集旅游、度假、休闲、娱乐、挑战、探险于一身的微缩景观。

古人云：仁者乐山、智者乐水。这里本就在大山中，举目四望，无不是山，远近高低各不同。唯独这里的水有点嚼头：它不过是一条小溪流过的峡谷，峡谷上下两端比较开阔，各有三、四千平方米。景区整体轮廓就像瑶族的黄泥鼓，中间狭长，两头似喇叭。溪水流量正常每秒一两个立方米，落差20米。在落差中有两个相连的似酒瓮又似葫芦的水潭，群山掩映，潭水清幽，还曾有过神鬼的传说，原是无人敢靠近的。然而，创作者首先看中的就是这里。

所谓山水风光，山和水是不可或缺的。落差中的两个深潭，正是景点的点睛之笔，它幽深、形异，可看而不可探。创作者在深潭的上下两端修造了五座形态各异的桥，有拱桥、吊桥和风雨桥，一条曲径绕两潭通幽。曲径两边，高远的是青山绿树，低近的是潺潺流水，或轻歌吟唱、或雨雾喷洒，陡壁间点缀着几间小木屋，更高出一点的地方建有几个休闲观光的

亭台楼阁和檐廊，都恰到好处地或立或靠在山崖石壁上，各个建筑间有步道和桥梁相连。

上下两处水上娱乐场，是大人小孩的乐园，正在被分阶段打造成理想的水上娱乐场，目前上方已安装了一些攀爬器具，每天都有大人、小孩在呼朋引伴；木达木弄桥下，有专供小孩嬉戏的梯级游泳池，各个泳池形状、大小、深浅不一，到此能忍住不下水的儿童，几乎没有。曾有一群柳州来的红裙女郎，见水则喜，齐齐带妆涌入水中；下方的游乐场尚未完善，20米宽的瀑布和一条晃荡的吊桥，直把游客惊呼叫绝，试身手的、拍照的，你方唱罢我登场，好不热闹。

说到拍照，虽说可以全景同框，但那是远照，不得要领。想留下倩影，可作背景的地方比比皆是。不但可以移步换景，甚至可以选定一个位置，站向四周，都可以拍到背景独特的靓照。

游了地面的景致，当你坐下来休息的时候，偶然间抬起头看看天空，你会发现三条共645米长的高空走道犹如三条彩虹，呈三角形横跨于木达木弄上空，最高处距水面70多米，看着都胆寒，但却有不少青年才俊，如履平地地地在上空行走。

如此的微缩景观甚是少见，用“小巧玲珑”“精致雅观”“别出心裁”“赏心悦目”等词语形容不为过也。

木达木弄一经面世，即刻就持续地“上火”，游客络绎不绝、比肩接踵。特别是进入七月以来，每天的旅游车接龙般地由广西各地驶来，最多时达5000多人，造成一票难求的局面，以致县城的游客服务中心不得不发出“木达木弄旅游度假区游客量每天都达景区最大承载量，建议大家提前联系咨询，合理安排时间，错峰出行”的温馨提示。

金秀在“十三五”期间先后斩获了“中国天然氧吧”“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”“全国森林旅游示范区”“全国森林康养基地试点建设县”“中国长寿之乡”等荣誉，游客满意度连续几年在广西名列第一。

敬爱的游客别犯急，金秀不只有木达木弄旅游度假区，还有圣堂山景区、圣堂湖景区、青山瀑布景区、银杉公园景区、古杉沟景区、六段民俗村……金秀全域皆木达木弄，放心吧！



暑假期间，景区游客如织。

李叔的铁匠铺

唐莲凤

李叔的铁匠铺是用泥砖搭砌的棚子，棚子极为简陋。靠北墙是风箱和火炉，火炉边是一米左右高的铁砧，铁砧旁是冷水缸，用来给铁器淬火的。缸边摆着大锤、二锤、手锤，还有各种圆的、尖的，叫不出名字的钳子。东面墙有一个立柜，陈列着乡里乡亲预定的打磨好的农具：镰刀、菜刀、犁、耙、钩……亮铮铮、明晃晃，能照见人影。南面墙朝着路面，一个敞口厅的大门，左边有一个案板，上面摆放着待售的铁器成品，如犁、耙、锄、镢、镰等农具产品，菜刀、锅铲、刨刀、剪刀等生活用品，此外，还有如门环、泡钉、门插等，右边有一张小桌子，两条长凳子，小桌上放着一个大茶壶，几个黑陶土杯子。

李叔的铁匠铺在街口，离集市有几百米，人们路过时常会收住脚，进去看会儿打铁，扯会儿闲话；赶圩归来的乡亲也会在这里歇歇脚，用黑陶土杯子喝几口大茶壶里面的水。遇到熟人，李叔也会跟他们聊几句。小孩则趁这个间隙，争着拉风箱，风箱一拉，风进火炉，炉膛内火苗直蹿，迎来一屋子的欢腾，李叔也任由孩子们嬉闹，直至开工，才把这些小屁孩们“赶”出去。

动力来自短哲的爆发，趁热打铁。透过门铺，李叔系着被火星烫出无数个洞眼的皮围裙，赤膊在炉火的映照下呈现出红铜色，显得格外健壮有力。李叔的目光锁定在锻造的铁器上，当铁块在火炉里烧得通红时，李叔左手握铁钳，右手握小锤，迅速地把铁块夹出来放在铁砧上，利落地落下第一锤。他的小锤敲到哪，徒弟的大锤便打到哪。小锤落下有轻和重，轻则暗示大锤轻打，重则提醒大锤重打。打铁时，锤落如雨，火花四溅，场面煞是好看。“叮叮当当”的打铁声轻重缓急如同战鼓雷鸣，又似气势磅礴的交响乐。

“炉中生造化，锤下定乾坤。”一块普通的铁板，经红炉大火冶炼，需要经过30多次淬火，打磨，开刀，锻打1000次，方能成为一把削铁如泥的菜刀，最少要锤打36000次才能成为一口“体如明镜”的不粘铁锅。李叔打出来的刀，声若龙吟，切菜如玉。李叔牢记师傅的话，干活就要仔仔细细，只有精益求精才对自己更对得起顾客。李叔对打铁的每一件铁器都非常认真，锤锤到位，凭多年的经验，一块平淡无奇的铁料经过千锤百炼，变成斧头、铁锅、刀具等利器，是生活生产工具，更像是具有灵魂的铁器艺术品。

我常去李叔家铁匠铺玩，李叔一闲下来就喜欢问问我的学习情况，他经常用废铁给我打一些刀枪之类的玩具，还给我打一个专属铁凳子。李叔说读书与打铁是一个道理，需要坚持不懈，用心锤炼。一次放学归来，我无意间说起学校一间泥瓦教室倒了，学校准备盖一间砖瓦房，好像钱不够，李叔当晚就找到校长捐了100块钱，那可是他一年赚的辛苦费。

不知从何时起，李叔铁匠铺“叮叮当当”的交响乐逐渐变得稀疏，最后静寂无声，被时光遗忘了。不打铁的李叔，落寞地开着三轮车四处转转，见着路上遗弃的烂铜废铁便捡回去，堆在角落里。慢慢地，李叔改行做起了收废品的生意。铁匠铺变成了废品收购站。赶集归来的乡亲没事也还喜欢到他那儿歇歇脚，亲切地唤他“铁匠师傅”，聊上几句。说起过去的打铁生涯，李叔的神情会涌起几分自豪。

来宾，我的第二故乡

侯珏

带十岁的女儿去派出所办理身份证，当户籍科工作人员询问出生地，她竟抢在我前面脱口而出：“来宾！”这多少让我感到一点欣慰，这些年的叨叨没白费。而氤氲心中多时的乡愁，也因此油然而起。

2013年底，我忍心割舍相处甚欢的朋友同事，卖掉在来宾的房子，转到南宁工作。那时女儿才刚满一岁，蹒跚学步跟到南宁，如今已是一名小学四年级学生。虽然她没学会母语，所幸还记得自己的出生地。

出生地是一个人的根，而故乡是人的魂。我以为，从主观上来讲首先必须有家的归属感，有深厚的亲友关系；其次，最重要的是她能在一个人的命运转折期起到关键作用，包括文化的熏染，思想的孕育和性格的养成。若以此作标准，来宾无疑是我的第二故乡。

关于来宾的记忆，并不会因我重返数次屈指可数而淡薄，反而时常浮现脑海，不经意间回味。若遇到新人新事新景，往往以当时的经历作参照。在来宾整整工作生活五年，那些经历，像一面光洁的湖水，映照蓝天白云，也像一坛珍藏的老酒，舍不得去喝，更像一个磁场的原点，拥有无形的引力。有时只能默默念及，朋友们是否安好？城市的形状，街道的模样，是否改变？那些当年把酒言欢的场所是否依然还在？世界之大，走不到尽头，只有故乡的消息牵动心弦。

因为她曾经慷慨地接纳我。2008年3月，我还没有从大学毕业，就受到来宾市文艺界领导班子的亲自引荐，给予工作饭碗的机会。初出茅庐的小伙子不因轻狂受排斥，反而得到百般呵护和栽培，在较短的时间内融入当地生活，迅速掌握为人处事和工作方法，明确了事业的方向，有机会为这座新兴之城尽一个文学青年的义务。

我也同样见证她脱胎换骨的历史进程。从一个陈旧的桂中老县城，在短短几年内摇身一变成为功能齐全、颇具现代感的新兴城市。拓荒牛的精神，白加黑的干劲，敢为人先的气魄，为她赢得了令人刮目相看的发展成绩。那时为了做好来宾市经济社会发展这张答卷，全市上下轰轰烈烈开展“万名干部问计于民大调研”活动和“三万三进”行动，邀请农民群众进城住领导家，发动机关党员干部到农民家里同吃同住同劳动。那时我还是来宾市文联一个20多岁的小科员，却也有机会参与专家齐聚的各种规划会议，发表意见。这在其他地方难以想象。

由于成立的时间不长，来宾亟需各方人才加盟建设，又因为这座城市的决策层脱胎于原柳州地区行署的队伍，天然有一种忍辱负重的使命感，因此干事创业、开拓进取的劲头很足。加上桂中地区人民朴实硬朗、直爽豪迈的气质等多种人文因素，促成这座城市开放包容、积极进取的品格。其表现之一，就是英雄不问出处，尊重每个人的才华和创造力。其二是具有很强的亲和力。“天下来宾，来者上宾”，这句城市广告词名副其实。

仅举文艺界为例，十年前我的高中同学阿勋四处奔波难以落脚，最后单枪匹马到来宾市，凭借书法特长搞教学，从一个学生开始做起，如今已发展成地方艺术教育领域的龙头企业，为传统文化的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。三年前，我的朋友青年文化学者吴鹏毅也加盟来宾的高校，迅速成为业务骨干。与此同时，也有不少其他领域的人才以来宾为起点，走向更广阔的事业天地。在我认识的一些朋友中，每每谈及在来宾工作经历，无不心怀感激。

十五六年前，来宾市政府行政大楼的四周还是荒草丛生的土坡、荒地、水洼，经常看见牛群闯进市区吃草，后来短短数年间就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，高楼大厦鳞次栉比，引水入城灵气倍增，新种下去的树苗经历十几个春秋已然茂密繁盛，全市列入全国森林城市。宜居家园的梦想，已经成为现实。我为自己的第二故乡感到骄傲，也为故乡的人们感到自豪。



扫码聆听更多美文。

品味来宾

李思睿

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第一印象很重要，人如此，一个地方也是如此。每到一个地方，不只是认识这个地方，也是开始和这个地方有了交往。人与人的交往贵在知，人与地方的交往也同样贵在知。知，方能有交往的持续性；知，方能让人保持长久的视角，不断关注，不断深入。

我到来宾时间短暂，只能说是初识。如果一定要往深里说，那也只能说是小识。

既然是小识，也就只能是目之所及，耳之所闻，以及见闻之外的一点思想——这点思想，也是未经时间实践验证的思想，肯定有着陋见、偏见，狭隘之见，挂一漏万。尽管如此，却也还是心有所悦，有所感动，不吐不快。最直观的莫过于公园中萦绕的歌声。

有了赏心悦目之事，有了自得心快之情，手之舞之不足，足之蹈之不足，最好就是以声传情了。

只要走向来宾的任何一个公园，老远的距离，你就能听到隔着丛丛树木传来的歌声，有男有女，各有其声，其声又各有其调。声音高的，响遏天空；声音低的，有如切切私情。有抑制不住的幸福感和无法隐藏的倾诉感，有渴望人知的自豪感，有自得其乐的满足感。真的是可感可知的百花齐放、百家争鸣的一派气象。

及至踏进公园，更是眼界大开：那放声歌唱的并不是洋溢激情的青年，也不是青春妙龄的少女，而是一群一群的顶着白发的男女老幼。别看他们头顶白发，面庞并不因白发而显出苍老，身板也不因白发而显出佝偻，倒是看上去精神矍铄，一派满足快乐。他们自我组合，自备音响话筒，自备曲谱曲目，你方唱罢我登场，可以整整一个早晨都不闲着，在他们不断传递话筒的过程中，在不间断的歌声里，你无时无刻都能感受到它们的热烈，他们的满足，他们对生活的祝福，对自身快乐的期许。他们总是那么和睦，谁唱的走调了，没有人嘲笑，没有人抱怨，有的只是耐心的纠正，细心地学习，等待的只是拍手叫好。每走一处，都会碰到一群唱歌的人。处处歌声里透出的是人们对生活的满足和幸福，是人们内在精神的外在释放，是人们抑制不住的情感的外在宣泄。

歌声里有着人们的内心世界。青年人呢？他们有着他们的方式，在公园，他们把歌唱留给老年人，他们更多的时候是随着音乐跳起舞蹈。他们是另一种热烈，身体的热烈伴随着音乐节奏的热烈，跳起来旋转起来，不只是手脚并用，整个身体起伏伏，宛若不息的波涛。他们也有兴致吼上几声，比那些头顶白发的人，他们的歌唱得更随心所欲，更无所顾忌，也更心满意得。

歌声袅袅，阵阵悦耳，歌声飘飘，余音不绝。歌声，应该是来宾人对自己生活的诠释。我曾到过许多地方，那许多地方，广场舞占主导，也许有唱歌的人，但我没有看到过。只有在来宾，我远远听到了，我近距离看到了，我也被歌声迷住了。

走马观花，举一废百，但这个印象已经让我觉得这里是一个值得相守的地方。



散文

书香湖

韦奋飞

宾一中也创造了许多辉煌的业绩。而我读高中的快乐仅仅一个月便戛然而止。当我在第三个周末回家要生活费之时，我才知道我的两个妹妹已经辍学回家看牛了，她们才读到小学二三年级。那个周末的傍晚，看着妹妹瘦小的身影与高大的水牛踏着暮色归来，我内心无比酸楚，不能自持。妹妹高兴地喊：“哥哥回来咯哥哥回来咯。”而我却低低的回应：“回来了，回来了。”那一夜，我彻夜难眠。因为家庭贫困，在子女众多的家庭，送一个人读高中，其他人就要作出牺牲，辍学回家务农，减轻负担，这是无奈又无助的选择，毕竟那个年代的我，家庭贫穷到吃饭都成问题，梦想又从何谈起。

书香湖东西北三面是教工宿舍，南面是围墙，方方正正，面积大约1600平方米，湖四周地面部分已用水泥砌成坚固的墙体，高出地面以下部分则采用不锈钢做栏杆，湖心建了一个红色的亭台，有圆桌有靠椅，可站可坐。从东西北三面皆有石桥抵达湖心亭，桥是路，路是桥，曲径通幽，回环雅致。所以在亭下读书赏景者既有耄耋之年的老职工，又有青春勃发的青年学生。书香湖，朝与暮，春与夏，一年四季，丽影绰绰，留恋忘返者，有的为赏景，有的为悦读，有的为静心。而我，是为一场重逢的惊喜，是为一个从未启齿的秘密。

时光回溯到1985年，那年我初中毕业，并以优异成绩考上当时的来宾县一中，心中充满荣光与自信。彼时的学校虽然简陋，却弥漫着浓浓的书香，每一位学子都怀揣强烈的大学梦，只争朝夕，而教师们看到学生如此刻苦用功，教学上干劲十足，你追我赶，教风学风都是一流的，来

宾一中也创造了许多辉煌的业绩。而我读高中的快乐仅仅一个月便戛然而止。当我在第三个周末回家要生活费之时，我才知道我的两个妹妹已经辍学回家看牛了，她们才读到小学二三年级。那个周末的傍晚，看着妹妹瘦小的身影与高大的水牛踏着暮色归来，我内心无比酸楚，不能自持。妹妹高兴地喊：“哥哥回来咯哥哥回来咯。”而我却低低的回应：“回来了，回来了。”那一夜，我彻夜难眠。因为家庭贫困，在子女众多的家庭，送一个人读高中，其他人就要作出牺牲，辍学回家务农，减轻负担，这是无奈又无助的选择，毕竟那个年代的我，家庭贫穷到吃饭都成问题，梦想又从何谈起。

书香湖东西北三面是教工宿舍，南面是围墙，方方正正，面积大约1600平方米，湖四周地面部分已用水泥砌成坚固的墙体，高出地面以下部分则采用不锈钢做栏杆，湖心建了一个红色的亭台，有圆桌有靠椅，可站可坐。从东西北三面皆有石桥抵达湖心亭，桥是路，路是桥，曲径通幽，回环雅致。所以在亭下读书赏景者既有耄耋之年的老职工，又有青春勃发的青年学生。书香湖，朝与暮，春与夏，一年四季，丽影绰绰，留恋忘返者，有的为赏景，有的为悦读，有的为静心。而我，是为一场重逢的惊喜，是为一个从未启齿的秘密。

时光回溯到1985年，那年我初中毕业，并以优异成绩考上当时的来宾县一中，心中充满荣光与自信。彼时的学校虽然简陋，却弥漫着浓浓的书香，每一位学子都怀揣强烈的大学梦，只争朝夕，而教师们看到学生如此刻苦用功，教学上干劲十足，你追我赶，教风学风都是一流的，来



《丰收在望》

(郭光前 摄)